

语文范本
最具中学生人气
名家名作
广为文学界关注

细雨梦回

王充闾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细雨梦回

王充闾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细雨梦回/王充闾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4. 8

(走进校园走近经典书系)

ISBN 978-7-5473-0656-7

I. ①细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8681 号

细雨梦回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6 千

印 张: 8.875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656-7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走近经典：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

（代前言）

古 耜

经典化的概念应不应该与当代散文相衔接？这一问题涉及到时下文坛带有根本意味的分歧即“当代文学经典化究竟是不是伪命题”，所以，观点不同的论者很可能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。

而在我看来，提出当代文学经典化，其真正的意义，恐怕不是匆匆忙忙地给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贴标签，排座次，下断语；而是要确立一种标高，倡导一种追求，形成一种风气。这种标高、追求和风气，对作家而言是创作上的“取法乎上”；对社会而言是接受上的披沙拣金。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，把经典化概念引入当代散文，不仅是应该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

第一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当代散文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，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。这突出表现为：一种透显着后现代意味的“全民写作”潮流，强势袭来且历久不衰。这一潮流尽管包含着现代散文所珍视的民间性、原生态、率真感和自由感；但同时也加剧了散文写作须警惕的杂芜感、粗鄙感、碎片化、极端化，乃至“去深度化”、“非艺术化”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代散文如何同“全民写作”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，进而撷英咀华，扬长避短，因势利导，优化自身，便成了一项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。

而要完成这项任务,无论精英散文家还是大众写作者,都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,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,便是坚持对经典的敬畏,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经典意识与经典诉求。因为只有这样,色彩缭乱、音质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“全民写作”,才有可能获得正确引领和有效提升,并最终聚集和呈显自身的正能量;也只有这样,当下的散文创作,才有可能面对无边的喧嚣与扰攘,保持一种精神言说所必须的清醒、睿智与高蹈,进而叩问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。

第二,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,散文的突出特征之一,是文体的边缘性和兼容性,即:它可以自我为圆心,同文史哲经诸领域几乎所有的现象与话题,作自由亦自然的融通与嫁接,从而直接准确地传递作家的所闻所见、所知所感和所思所悟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,决定了散文对于一个民族经典的生成,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。而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元典大都以散文形式存在,恰好说明了这一点。从这样的背景和事实出发,今天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,理应有一种“与史同行”的庄严感和责任感,理应多一点自觉的经典意识和执着的经典追求,也就是说,要尽其所能,增添笔下作品的经典品质和经典元素,使其形成走向经典的积极态势——毋庸讳言,对于绝大多数当代写作者而言,跻身未来的经典之林,只有小之又小的概率。在这方面,我们可以放弃必成经典的盲目自信,也可以忽略谁是经典的无效纷争,只是绝对不能没有走近经典的虔诚态度。

对于当代散文来说,引入经典化概念既然理直气壮,势在必行,那么,如何把握经典化规律,推动经典化进程,便显得至关重要。有论者认为: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大浪淘沙,自然而然的过程。言外之意,文学经典会随着时间的推

移而自动呈现。这样的说法仿佛有些道理,只是一旦质之以中国散文经典生成的历史,即可发现,它把问题简单化、粗疏化了。事实上,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,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,或者正如西哲所言,是一种隐藏了权力关系的积极运作和话语表达。

不是吗?陶渊明的辞赋散文在作家生活的东晋就已传布,但此后数百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,它的名声远播得益于宋代苏东坡的鼎力褒扬。由此可见,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化,与文坛巨擘的发现和推举大有关系。唐宋八大家固然久负盛名,只是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最终确立身份,却以明人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为标志,这分明告诉人们,优秀的选本是作家作品进入经典的又一重要路径。鲁迅的散文和杂文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典,而在它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,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赞赏,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它说明文学经典的出现,有时也需要体制和权力的扶持。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,也许算得上离我们最近的经典或准经典。这篇作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普遍的声誉,一个重要原因,便是它的一再进入各类校园,频频收入各种教材、教案与试题。这又形成一种启示:文学教育是散文成为经典的强大有力的推手……无须再作牖陈,仅凭上述,我们已经触到了散文走向经典的奥妙之门。

正因为如此,散文界应当悉心研究与经典化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,深入总结它们的特征、功能和作用,从而在走近经典的过程中,保持更多的洞彻、从容与自由。然而,必须指出的是,在散文经典化过程中,权力关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,固然是显著的、重要的,但终究不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。散文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,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之所以成为经

典，最终取决于其自身的品质——如果否定这一点，神圣的散文经典将失去应有的尊严，从而沦为可以任意炒作或“打造”的流行读物。

那么，什么是经典散文应当具备的品质？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其中的难点不仅在于经典散文的命名是相对的；而且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常常见仁见智，相距甚远。这里，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典认知以及对经典散文的阅读，谈点简单概括的想法：一，经典散文的题旨和内容，无疑应该深深植根于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与文化之中，应该积极反映或表现这个民族和时代的现实景观与精神风貌，由此构成一种历史镜鉴和社会良知；除此之外，它还必须超越具体的时空条件，去探究生命终极和人类发展，去寻找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开放性和召唤性。二，经典散文大都承载强健丰沛的人性内涵，善于表现复杂曲折的精神轨迹。其笔墨所致，可以照亮人性最幽深的洞穴，也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草滩。一部经典散文不啻于精彩细密而又变化有致的精神图谱，足以让世代读者感同身受，最终认识和提升自我。三，经典散文在“说什么”和“怎么说”两个方面，必须具有强劲的原创性。就前者而言，它应该有效地拓展人类的视野，同时为民族和时代提供崭新的视角与话题；依后者而论，它能够让读者惊异地发现，文章还可以这么写，进而领略表达的智慧 and 语言的美丽。而所有这些随着时光的推移，还会繁衍出新的言说主题和话语方式，直到无尽的将来。

在话语多元，选择多样，秩序重构的今天，走近经典是散文创作不可或缺的高端追求。尽管“吾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但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我们依然要朝着经典的高度攀援。

目 录

- 长夏江村 / 1
- 乾坤清气得来难 / 8
- 祁连雪 / 13
- 清风白水 / 18
- 火把节之歌 / 25
- 寻访“大红袍” / 28
- 客子光阴诗卷里 / 33
- 童话之旅 / 37

- 细雨梦回 / 48
- 青灯有味忆儿时 / 52
- 我的第一位老师 / 66
- 沙山梦忆 / 72
- 吊客 / 79
- 望 / 84
- 夜话 / 99
- 怅对花魂 / 107

大禹陵 / 112
庄子做减法 / 116
利欲驱人万火牛 / 135
当人伦遭遇政治 / 153
土囊吟 / 162
驯心 / 179
香冢 / 195
他这一辈子 / 203

堂堂书阵百重关 / 221
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/ 226
事是风云人是月 / 233
妙境同臻 / 239
换个角度看问题 / 243
想象力谈片 / 246
要有一点书卷气 / 261

附录 作家作品转载情况一览 / 270

长夏江村

与北极村结缘,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初。这是一个紧临中俄界江的小村落,清流滚滚、蜿蜒东下的黑龙江,到此绕了一个弯儿,从西、北、东三面将小村环抱起来;时间又恰值长夏。这样,我就记起了杜甫《江村》中的两句诗: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幽。”诗成于唐代成都郊外——时隔一千二百多年,地距将近三千公里,可是,挪用到北极村身上,竟然十分合体。

这个“幽”字,如果说是两句诗的“诗眼”;那么,对于北极村则是“村魂”了。那时,它还没开辟成旅游风景区,正所谓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房舍稀稀落落,全村不过百十户人家。一条土路联结起村内村外,进村好长时间,也没有碰到人影,外来人很少。清、宁、幽、静,不闻市井喧嚣。

在市场经济无远弗届,人们过于讲求功利的时代,“熙熙攘攘”,“营营役役”,成了风景线、主题词;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头脑的闲置,思维的闭锁,情感的疏离,以至逐渐地遗忘了梦想、诗性和童话。诚如帕斯卡尔所说:“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,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。”

可是,来到这遥远的北极村,我们面对的是旷远,空阔,原始,

素朴，这些往往和功利无关，于是，幽思、悠思、遐思就有了驰骋天地。

午餐用罢，信步徜徉，顿觉江风泠泠，清爽得犹如初夏凌晨。瓦蓝的天，飘浮着几朵白云；树丛墨绿，浓得有些发黑，叶片上闪亮着亿万个小镜子，透着一色空灵。沿着江岸，随意地穿行在林荫下、田埂上、花草间。沙土地上，小麦长得不算茂密，风，梳理着它们，也梳理着头发，一层层地吹起来，又把它抚平，然后再层层托起。因为静，常常会有收视反听的错觉，原本没人搭话，却仿佛听到了什么。

走累了，觅得江堤上一片树荫，坐下来。身旁是摊开的厚厚干草，由于割下不久，还透出一股浓浓的草花香味。久违了，这花草香！童年、故乡、草场，不期然地霎时回复到眼前。我双手托着后脑勺仰卧在干草上，眼睛望着云天，望着树冠，像屠格涅夫《猎人笔记》中所记的，“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错综的树叶在明亮的天空中的和平的游戏”，“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，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‘下面’，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，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，从天上挂下去，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”。这是所见；而所思呢？则是“一串幸福的回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，像云在天空移行一样，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，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来愈远，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宁静、光明的深渊”。

歇足了，便走下江堤，去看那户农家的木刻楞式房舍。四面墙壁，竟然全是用圆木垒起，尖顶苫着厚厚的茅草，隔寒隔热，冬暖夏凉。房前随便地用木栅栏围起，说是挡猪鸡的；用不着挡人，社会秩序好。园子里栽种豆角、茄子、马铃薯、西红柿，篱笆上挂满了翠嫩的黄瓜。正在菜园里劳作的农家夫妇，听说我们远道而来，赶忙从水井里汲出一桶清水，又摘下一些黄瓜，浇水洗涮。男主人说，

吃吧，这瓜有说道呀，它长在祖国最北的人家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们可就“刮目相看”了，一面吃着黄瓜，一面摄影留念；每人还喝了几口甘甜的井水。看我们这么喜欢他们的东西，夫妇俩从心眼里高兴。执意留我们吃晚饭，我说，已经订好了，去吃江水炖江鱼，下次再来麻烦。

晚上，村里原本安排看江边篝火；我提议，早点睡觉，养足精神，夜间看极昼、极光。说是睡觉，实际上谁也没睡着，有的在夜光下玩扑克。将近十一点，我们便又聚到江边一处开阔地带。这哪里是夜晚啊？西边霞彩还挂在那里，东面的朝霞已经起身了，北面白光光，看去既像傍晚，又像黎明。在这里，扭转了我的三点认识：一是，太阳东出西落——不对了，应该是北面，起码是偏北。二是，我们习惯说晚霞朝晖，就是说，它们一在晚上，一在清晨——不对了，在这里，二者同步出现。三是，李商隐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朱自清先生嫌它有点颓唐，改为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！”——未必如此吧？这里，不仅夕阳好，黄昏也 longer，从晚五点算起，总有六七个小时吧？

二

三年前，我去海拉尔参加学术研讨会，时值盛夏，散会后，上海的F教授约我一同去北极村转转。一别近二十年了，我很想旧地重游，并且锐身自任，说可以在前面领路。

可是，出了北极镇汽车站，如果不是当地朋友来接，真不知要向哪个方向走去。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，叫做“找不着北了”。我怕F教授听不懂，就简单解释一下：“北”，指的是北斗星，夜间出行，为了认准方向，要步步盯着它；如果赶上星月不明的阴天，迷路

了,就叫找不着“北”了。

在江边一处宾馆放下行囊,简单地用过午餐,东道主看我们兴致很高,便笑着说:“走!咱们找‘北’去。”

说着,我们便穿过林丛,踏上栈道,来到了北极沙洲。这是1958年特大洪水过后形成的一片沙淤地。说是“沙洲”,其实是地道的绿洲,满眼绿意葱茏。因为刚从呼伦贝尔草原过来,脑子里立刻就唤起了绿浪接天的记忆,真不知此身何处。

游客很多,去年全年竟达到130万。至于我,虽说旧游重到,可是,般般都是新鲜的,奇特的。就说这个“北望垭口广场”吧,触目可见的石头上,到处都是“北”字。据说,总共有99个形体各异的“北”字。我们边走边看,就发现了晋代王羲之,唐代李世民、欧阳询、贺知章、怀素、明代王铎,还有今人毛泽东的墨迹,一个个斗艳争奇,风流妩媚。F教授也是书法家,当即兴奋地说:“我们终于找到‘北’了!在这么一个小小地方,竟然能欣赏到这么多的‘北’字,其他收获略而不计,只此一项,也就不虚此行了。”

我说:外来的人找“北”,可是,对于北极村来说,却只有南。

东道主听了,扑哧一笑,说,还有更大的“北”字等着我们呢!

果然,一个标志性的巨型雕塑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一座三棱锥形银白色的钢塔,从中心呈120度角散射排列,斜阳照射下,闪着熠熠的辉光。像是三只昂首向天、引吭高唱的仙鹤,实际是三个“北”字的半边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一个“北”字,具有“北”字的全方位的视觉效果。这是以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小篆体“北”字为原型建造的。F教授站在塔下,面对午后的斜阳,说:“立足神州北陲,整个中国都展现在眼前。”话音刚落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他的瞬间形象就被我定格在相机里。

刚才只是关注上空,当我们低头扫视地面时,发现石板上绘有

一张硕大无朋的中国地图，上面标着全国各个省会城市，并且载明同这里的直线距离，他找到了上海：2 420 公里。那么，祖国哪个地方离这里最远呢？应该是最南端的三沙市的曾母暗沙吧？一看，是 5 664 公里。

右行不远，见到一块略似中国地图形状的大石头，上面刻有一个五角星，这是北京，右上方顶端还有一个小红点，无疑就是北极村了。巨石旁矗立着一根高大的木柱，有人称之为“指北针”，上面钉有指示不同方向的十四五五个木牌，分别写着：开罗、悉尼、新德里、华盛顿、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，并都注明与此地的直线距离。与我们对着的是好望角，我好奇地看了看，19 311 公里。

F 教授称赞说：“设计师很高明，堪称灵思慧想！”我理解，所谓高明，是说他们把人文景观同美秀天成的自然景观结合得很好；这里没什么历史特点，就是说时间优势不明显，他们便充分地在空间方位上做文章。富有创新意识，别出心裁，独标异帜。所谓灵思慧想，一是把书法之类的传统文化同抽象派的现代雕塑艺术结合起来；二是把游客的找“北”、奔“北”的习俗、趣味同中国古代的“北辰”、“北斗”概念很自然地结合起来；三是抓住人们“常在他乡忆故乡”的心理，以北极村为基点，标示与各地的空间距离，从而把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游人同北极村联结起来。精巧的构思，以素朴、自然的形式出之，达到完美、和谐的程度。

又走了几个景点，但是，我意犹未尽，原来心中惦记着要去看望上次到过的极北人家，我很想念那对善良纯朴的夫妇，还有那甘甜的井水、清脆的黄瓜、独具特色的木刻楞。这次在海拉尔开会，得到一份十件套的俄罗斯套娃纪念品，做工精致，鲜活可爱。我想把它转赠给他们，留做纪念。可是，问讯结果却是，两人已经先后弃世了。那座木刻楞房屋呢？答说：改做他用了。——现在的最

北人家在此身后，更靠近江边，是名副其实的最北。

想到古时“挂剑空垅”的故事，我有些感伤。

三

美国自然文学作家莫梅迪有言：“在一生中，他应当同尚在记忆之中的大地，有一次倾心的交流。他应当把自己交付于一处熟悉的风景，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它，探索它，细细地品味它。他应当想象自己亲手去触摸它四季的变化，倾听在那里响起的天籁。他应当想象那里的每一种生物和微风吹过时移动的风景。他应当重新记起那光芒四射的正午，以及色彩斑斓的拂晓和黄昏。”

我对于北极村，就是这样。

记得前年访欧时，去了芬兰，专程前往北部的罗瓦尼埃米市，游览了穿入北极圈、纬度更高的北极村。那里除了具备观看北极光的独特优势，主要是做圣诞老人故乡的文章。村里建有圣诞老人办公室，像皇帝一样，圣诞老人每天都要会见不同层次的各国贵宾；至于处理来自各地的邮件和接听电话，则由一群头戴尖顶红帽、俗称“小精灵”的仙童担任。许多未曾涉足此地的远方人士，在生日、命名日或者圣诞节时，会接到圣诞老人从芬兰北极村寄来的邮件——当是前去旅游的亲友们同那里的圣诞老人诉说过这种心愿。当时，我曾向圣诞老人表达过对中国北极村同胞的祝福，并希望两地能结成跨国的友好村。

几天后，我到了德国北部著名城市不来梅，开始了为期三天的“格林童话之旅”。乘坐汽车沿着乡间道路蜿蜒南行数百公里，中经捕鼠小镇哈默恩、童话风景区萨巴堡、小红帽的故乡阿尔斯菲尔德等十几个盛产童话传说的景点，终点站是格林兄弟出生地哈瑙。

在我看来,德国最大的成功,不是鲁尔工业区的精美制造,西门子电器的设计尖端(这在世界许多地方早已司空见惯了),而在于它的乡村既实现了城市化、现代化、工业化,又保留了农业传统文化的古朴自然、清新净洁,溪水潺潺流经绿浪翻腾的牧场,遮天的林木掩映着别墅式的农舍,建成了以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为前提的城乡融合社会。

真正有趣的游览,不仅是体验与欣赏,同时还应有思考和发现。我从心底里祝愿:已经进入现代化、商业化的神州北极村,能够少些喧嚣的声响、感官的娱乐,更多地保留一些宁静、质朴、自然的本色。记得从北极村走出的天才女作家迟子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:“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,那些森林、原野、河流、野花、松鼠、小鸟,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,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,成为死亡的图案,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。”她生于斯,长于斯,血脉相连,魂萦梦绕,把此间称为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之所以说这番话,也就是因为她太爱北极村了。

■ 乾坤清气得来难

城市用不着说了,即使是僻处山坳岭隅的溪谷、林峦,也都被无远弗届的现代文明登录、注册,烙上了开发的印记。于是,它们在面貌一新的同时,也便告别了固有的宁静,失去了昔日的清新,撕下去震古如兹的神秘面纱。坐落在辽东山区腹地的抚顺县三块石森林公园,算是一个例外。

这里地处边远的塞外,亘古以来,山深林密,渺无人烟。16世纪末叶,女真族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在新宾老城以十三副遗甲起兵,与戍守辽东边塞的明军坚持长期对抗,曾以此间为大后方,屯聚兵丁,储备粮草。抗日战争期间,东北抗联战士在这里打过游击,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深山林海之间,留下了地窰子、碾盘、烟囱等遗迹。三十几年前,有十六户移民从山东迁来此地定居,这里才正式建起了屯落。这个小小的鸽子洞屯,算是三块石森林公园唯一的人烟所在。

整个园区百余平方公里,分布着 112 座山峰,五条溪流,森林覆盖率达 98% 以上。伴随着征鸿南去的嘹亮嘶鸣,公园处处次第换上了冬装,披挂上层层银甲。除了虫吟鸟唱,溪水潺湲,平素也并不聒烦的沟沟岔岔,此际就更是静默无声了。

一条蜿蜒起伏的山路,牵引着我们的车轮,迅疾地向幽谷林峦的深处驰去。雪的影像,勾摄了整个视界,竟是那样的洁白、干净,用“纤尘不染”四个字来形容,丝毫也没有夸张。我还误认是刚刚